

彼得·伊廉姆尼茨基著

一块糖



一块糖

[捷]彼得·伊廉姆尼茨基著

廖尚果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

Petr Jilennický
Ein Stück Zucker

本書根据 Verlag Volk und Welt · Berlin

1952 年德譯本轉譯

一 块 糖

原 著 者 [捷] 彼德·伊廉姆尼茨基

翻 譯 者 廖 尙 果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永嘉路 25 弄 8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04 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12 7/16 插页：2 字数：278,000

1961 年 5 月第 1 版

196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统一书号：10078·1666

定价：(八) 1.20 元

內 容 提 要

《一块糖》是捷克斯洛伐克著名作家彼得·伊廉姆尼茨基的代表作，全書內容描写捷克斯洛伐克解放前許多种糖萝卜的农民和糖厂的工人，怎样受到地主和資本家的剝削，过着极为貧困的生活。他們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地种糖萝卜、制糖，但是他們却吃不到糖，因为零售的糖价要比生产成本高出六倍。更恶毒的是，資本家在糖厂生产过剩时，竟把木炭屑糞在糖內，賤卖给地主作家畜飼料，人还不如地主家的畜牲。这种残酷的现实使他們明白，握在地主和資本家手掌心里的那一块糖，人們如果要得到它，必須要进行斗争，因为这手掌是不会自动打开的。最后，在共产党組織和領導之下，工人和农民的斗争力量联合起来了。这力量是巨大的，不可战胜的，它終于取得了斗争的初步胜利。

第一章

天曉得，怎么样的风，哪里来的水，把这一带地方削得这样平，平得連一个小小的丘陵都沒有遺留下来。不管你向四周圍哪一個方向望过去，都是这样平的一望无际的田野。你的眼睛只能望到那一条和天幕分界的、带有一些紅、又带有一些綠的地平綫，但是那些田野，更伸張到那一条你所能望得到的地平綫之外。是的，这一条地平綫已經泄漏了一些三月天的春光。人們可以猜想得到，春天的消息会愈来愈近了。

你們試向周圍眺望一下：远远那一片彩色斑斕的田野多么象一个棋盘，那里正是一个村落。一些疏疏落落的阴暗的槐树和树上的鴉巢，朴素地裝飾着下面那一些农舍。在这些屋頂上面还有一些冒着濃烟的烟囱，那些慢慢淡上去的濃烟，最后完全在照耀着金光的天幕上面消失了。由錦綉一般的田地望过去，便是一望无际的原野。这些原野經過一个时期的休息之后，冬天撒下去的种子已經长出一片鮮綠的嫩芽。就在这一望无际的嫩綠的大地毯中間，我們望見一个由槐树和槭树湊成的小树林，在这里面，閃耀着一个农产物作坊：白色的墙头，紅色的屋頂。从这里轉一个方向望过去，便望見那座大地主的庄园，因为距离得远，所以那堵白色的墙头，望过去好像是人們撒在地上的碎玻璃片在太阳底下閃着光。我們要是轉身面对那盼望了一个冬天的太阳，便会看到矗立在我們前面的

一座城市。誰也不知道它离我們这里有一顆步槍子彈所能達到的那麼遠呢，還是一匹快馬在一個鐘頭內所能跑到的距離（平原上試行目測，這是一桩不容易的事）。城里那些禮拜堂尖頂和工廠煙囪直沖上天，底下是一幢幢灰色的住宅。在城市那一边是些不規則的窮街小巷，住宅就从这里一直伸張到發臭的池塘和淤塞着臭水的陰溝中間去。

這些就是我們所能望得到的景色。

眼前除了田野之外，別的什麼都沒有。土地——土地，它是這樣松，這樣肥沃，同時也是這樣溫暖，好比新出爐的蜂蜜蛋糕一樣。田野上縱橫交錯的道路上，布滿了由于車輪走過而深陷下去的轍道，这里面還積着殘余的雪水。

可愛的三月天把冬天最後的痕迹都掃除盡了。它又把人們驅上了田野。現在已經到了犁田的時候了。麻列尼琪老爹上一個月已經在他的田地上面走了一遭，他看見田地吃飽了雪水，听着雪水潺潺地流到別處去。

他的鄰人克摩士科笑他為什麼這樣早便關心他的田地。他回答：“今天是耶穌門徒馬太的紀念日，人們都說，春天是馬太帶到人間來的，我趁着馬太的節日來看看我的田地，你還嫌太早嗎？”

那一天正是馬太的節日。歷年以來，到了這一天，如果麻列尼琪不出去看看弄弄他的田地，他是不能夠原諒自己的。即使有一千個象克摩士科這樣的家伙在嘲笑他，他還是要出去看看。不管怎樣，他認為人們總要及时做好那些犁田的准备工作，一到犁田的時機已經成熟，便立刻要出去工作的。

早在馬太節日那一天，他在他的田地里就發現有些土塊上已經有了霉斑，現在田地上面已經布滿了霉斑很細的絲網。

是时候啦！所以今天已經是他出来犁田的第三天了。拉达不是也在他旁边的田地上面犁田嗎？那边是斯塔加和賀尔瓦特他們两人；同样，农产物作坊那边的人也在那里犁田。

这时只有克摩士科还没有在他的田地上面工作。在麻列尼琪看来，提早工作是胜过坐失时机的，假如下起雨来，不是来不及犁田了嗎？但是克摩士科不管这些。在麻列尼琪看来，一个懒惰的农民的收場和一个叫化子的收場是一样的，克摩士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麻列尼琪老早已經說過：克摩士科懶成这个样子，他是專門替魔鬼服务的。

“該死的东西，你总不肯規規矩矩的走，你没有眼睛嗎？”

都力克用自己的身体抵着那条母牛，同时朝牛鼻子前面啪的一声挥了一鞭。

麻列尼琪現在还在生克摩士科的气。他看見那条母牛犁开了一条弧形的沟，便也罵了一声：“你这头該死的畜牲。”好象这全是克摩士科不好。

：当他把那条沟开到尽头的时候，他把犁提起来掉一个头，同时把粘在犁头上的泥土刮去。

这时候村里面傳来了十二下鐘声。城市里面的鐘声也通过潮湿的空气从远处傳了过来，充滿在这几乎具有夏日温暖的空間，和春天的气息以及田地上面的泥土气息混成一片。

麻列尼琪把帽子脫下来，在自己的胸口画了一个十字，跟着便祈禱起来。这时都力克把那两条母牛解下来，牵到那輛停在田边路上的車子前面。麻列尼琪一边繼續祈禱，一边从后面望着他，心里說：“哼！你这家伙难道不需要祈禱嗎？”他正要停止他的禱告，想把都力克教訓一頓，但这时都力克却已把帽子脫了下来。他慌忙地站在車子旁边，好象被他老子怒

視的目光定住了。他斜着一只眼睛，望着一只老鴉正对一条新开的田沟飞下来。这时候拉达在邻近的田地上开完了一条沟，他拉动那条駕馭牲口的繩子，叫了一声：“嚙尔，停下来！”

他的儿子安德列士也把馬韁繩松了下来，用手拍拍那四喘着气的馬，表示慰劳。这时候天上的太阳正把那匹馬照得全身閃着金光。馬把胸口的肌肉抽动了几下，又把头和鬃毛摆动了一会，然后疲倦地把头垂了下来。

“你把它解下来吧，”拉达对他的儿子說，“扔一些飼料給它！”

安德列士把馬从犁上解下来之后，就把它牵到車子前面去。在他把一束飼料扔給它之前，还把馬勒取了下来。現在他又提着鉛桶去取水了。

麻列尼琪从后面看着安德列士走了一段路。他后来在他們田地分界的地方碰着拉达的时候，他对拉达說：“你的儿子比我的儿子得力多了。”

“不錯，今天是我父子两个一块来工作的，他反正閑在那里，所以我叫他替我赶牲口。”

“我也叫都力克这两天不要到学校里去，来帮我做些有益的工作。他在学校里学的都是些没有用的东西……完全是一些愚蠢的东西。”

他忽然想起一些事情，便轉过头来对着那輛車子，叫了一声：“都力克！”

都力克跳过路边那条水沟，就到了他父亲的面前。

“那位副牧师先生要哪一天到你們学校里去？”

“星期三下午。”

麻列尼琪心里算了一算日子之后說：“那末正是今天呀！”

“是今天。”

“那末，你回家去吧，”他命令他的儿子。“你今天还是到学校里去吧，如果你碰着阿加达，叫她走快两步来替你赶牲口！”

拉达在旁边把麻列尼琪看了一眼，露出看不起麻列尼琪的神情。他的话已经到了嘴边，又被他咽了下去。他因为不愿意让麻列尼琪占了上风，所以他的话还是要说出来，只是把说话的声音尽量压低：“你刚才说起他们在学校里面学的都是愚蠢的东西……我的邻人，谁晓得学到的是不是些愚蠢的东西！我相信我们两个对于学校都是外行。”

麻列尼琪这时候用手遮着阳光向着乡村那边望过去，刚好望见阿加达远远地从那边一条路上向着这边走来。

“啊，阿加达已经来了。”他咕嘟着说。

阿加达在路上碰着安德列士。因为距离并不相当远，那个满盛着水的铅桶又有相当的重量，所以他走起路来就把身体歪在一边。有时他的膝头碰着铅桶，溢出来的水就顺着他的裤子一直流到他的鞋子里面。

“你是赶牲口，还是使犁？”

“赶牲口，”安德列士这样回答。

安德列士觉得自己的脸被太阳晒得火热。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把那个满盛着水的铅桶放在路旁，让自己坐下来，让自己的眼睛尽情地看看那些在又松又软的土块上长出来的、带有红色的嫩草芽。他更愿意对阿加达说出一些他在初春的天气里内心所感到的喜悦的话。他感觉到自己是深深被笼罩在柔和的气氛里面，他的这种快乐的感觉好象羽毛一样地在天空中浮了起来。但是，尽管他这样胡思乱想，他总想不出一些可以对阿加达说的得意的话，因为阿加达的神情

实在是太端庄、太冷淡、太拒人于千里之外了。她只这样說了一句：“我今天多半也要赶牲口。”

他也很想用一些談諧的話来逗逗她，但是他知道这不会有什么效果的。阿加达实在是太严肃了。她看来好像是图画上面那些令人肃然起敬的神象一样。她的神情和这样一个晴朗的天气也有些不相称。

他們俩现在已经走到那輛車子附近。“你为什么礼拜天总不和我們在一块？”他这样問她。他把脚步停下来等她回答。阿加达覺得他这句话問得有些突然，她也把脚步停了下来，一时想不出应该怎样回答。

“去年冬天我們看了多少好書啊！我們也想学唱歌，但是找不着人来教。現在春天来了，男孩子們开始踢足球了。”

阿加达把嘴翘了一翘，好象要他知道：你們踢足球关我什么事。

安德列士明白她的意思，所以很伶俐地补說了一句：“你也来的話，就不会感觉孤独了，还有許多姑娘們在一起玩，你沒有听說嗎？”

“沒有听說。”她心不在焉地說。可是話剛說完，她忽然想起是自己弄錯了，所以連忙改正：“不，我听說过的。維罗娜·斯兰可維茲曾經对我說过。”

“那末，你为什么不来呢？”

阿加达心里想：“假如我把真話告訴他，他不会笑我嗎？”因为安德列士此刻也显得很严肃，所以她不愿意把真話說出来，她一边走，一边低声說：“你們总是下午在一块，我这个时候是要到礼拜堂去祈禱的。”

她临走时还瞟了他一眼，看見他呆站在那里，臉上一点表

情都沒有。他一句話也沒有回答，忽然間把鉛桶提起，對着馬那邊筆直走去。

阿加達把肉湯端到麻列尼琪面前，并把麵包和熏肉放在肉湯旁邊。拉達實在熬不住要說話了：“我想，過了中午帶那些母牛回家去，過幾天再來犁田還不算遲啊，何必急急要把田地耕完呢？我看這天氣還站得住。”

“回家做什麼呢？你在这里不是同樣可以吃得飽飽的，休息得好好的？誰用母牛犁田，就要犧牲牛奶。人們說，犁田的母牛，只能够榨出一些水來，這是真話。”

麻列尼琪不再繼續說下去了，他只一匙一匙地喝着湯，撕下一塊塊的麵包，向嘴里送。這時拉達和安德列士也吃飽了。他們長久地望着面前那一望無際的田野，它是那樣安靜、那樣均勻，他們感覺到這些田野散發出一些氣息。這些氣息，人們的眼睛是看不到的，但是馬的鼻子老早已經感知到了。它們翕動着鼻翼，好象已經感知到：整個空間都充滿了芬芳，整個大地都鋪滿了金光燦爛的陽光。人們最深的內心里也為這種周而復始的春天的奇蹟；一再地感到一種說不出來的狂熱。

犁輪經過的地方，都開成了一條條的溝。平平整整的土地被雪亮的橫冲直撞的犁頭划破了。云雀在尽情地歌唱。人們的周圍，都是一條條田溝，就是那些還沒有犁過的土地，不久也要出現田溝了。人們的眼睛，不管向哪個方面望過去，都感覺到高興。如果許可他們盡情表示心中的得意，他們可以一連翻幾個筋斗，或者在溫暖的土地上打幾個滾。是的，他們恨不得把那些泥土搓成一個個團子，讓牙齒來咬它幾口。他們就是這樣疼愛他們的土地！

他們向遠遠的那座被太陽高照着的地主莊子望過去——

他們平时叫它做“白庄”——忽然看見两部用蒸汽发动的犁田机器，在大地主那些广大无边的田地上面冒着很稀薄的、又象棉花又象羊毛球一般的白烟。什么声音也听不見，也看不見有人在那里工作。那犁田机的一排犁头，已經插在泥土里面，另外一排犁头却高竖起在泥土上面。远远望过去，好象一只被猎枪打中的大鳥，它的头向着田沟俯冲下去，完好的翅膀还朝上伸展着。

現在那两部犁田机忽然发出一連串尖銳的声音。安德列士虽然离开得很远，好象也能看到有人在机器附近走动。他看見烟囱里噴出来的白烟慢慢地散失在大气中。一下子，那只大鳥便揚起它的翅膀，象鷗鷁一般在田地上面行动起来。

安德列士的父亲也朝着那边望过去。那两部犁田机現在开到了田地的尽头。它慢慢地掉过头来，那一排高高竖着的犁头向地里倒下去，另外那一排向上空翘起来，跟着便又开始犁田了。拉达滿肚皮的怒火从他的两个眼睛里直冒了出来。他那双紧抱着膝头的手，現在紧握起拳头来。如果这时候他面前有些什么东西，他必定会两拳头把它打个粉碎。但現在在这中午休息的时间，拳头却无用武之地，白白把时间消磨过去了。

“这个該死的東西，它走一次就能犁出七条沟来！”最后他搖着头嗟叹。

拉达想說的是不是都在这句話里說尽了呢？总之，他的那双手还在紧握着。这一双沉重而沾滿泥土的拳头就按在他的膝盖上。說气話当然是容易的。这些气話就象机器冒出来的白烟，在天空中消失了。同时拉达他們的命运也被卷进这些白烟里面去了。

拉达現在望着麻列尼琪在从容不迫地啃着面包，他便暗

暗地想道：这个麻列尼琪可以面对着这些犁田机一百年，脑筋仍旧动都不动一下。他还是照常弯着腰安心驱使那条半死的母牛去拖他那把破犁，一直要把那条母牛累倒为止，并且把一切都交付给上帝去安排。收成好或者不好，都出自上帝的旨意。如果白庄那边收成好，他自己的收成不好，这自然是因为他自己不晓得做了什么坏事。不管是好事坏事，都得由上帝作主，哪怕世界上全都是坏事情，没有一桩好事情；哪怕地主那边做的事情样样都得到好结果，他自己做的事情样样都得到坏结果——而这样一个麻列尼琪不但口头上，就是在他最秘密的心里面，也不会稍微有些怨恨。因为世界上一切事情，都不是由人作主。上帝要怎样，便怎样，人们休想变动分毫。他是这样一个不可救药的落后分子，可以说是一个绝顶的落后分子。尤其遇着他要表示自己是一个聪明人的时候，结果给人的印象偏偏适得其反。他对于学校的批评，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唉！象这样的人真不值得去讲他。

麻列尼琪把最后一块面包塞进嘴里去了。他把餐刀上面的油舔得干干净净之后，才站起来。

从拉达那些田地的尽头到白庄的那个小树林之间，是一个很宽阔的地带。从那里传来了机器发动的声音，每隔一定的时间，便听得两声：嘟嘿，嘟嘿……

大家都朝着那个方向望过去。

拉达虽然是由向太阳的一面转了过来，但是他的手还是遮在他的眼睛上面。在他眼面前那一大块象巧克力糖一般颜色的、温暖的土地上面，除了去年糖萝卜收获时遗弃在上面的腐烂的叶子之外，他并没有看见什么特别的东西。但是，再望过去，在田地的尽头耸出了桦树和槐树的蓬乱的丫枝，他望见

一个黑点在那里移动。他們望了很久，望見那个黑点逐漸大起来了，在那些又松又軟的泥土上面，搖搖擺擺地移動着。

“叶拉貝克有了一部拖拉机？”安德列士很詫异地問，他這句話并不是問某一个人的。要不是科瓦琪突然从他們当中冒了出来，事实上也沒有人能够回答他。科瓦琪回答說：“他当然有了一部拖拉机啦。”

大家都惊詫地轉过头来，他們并没有注意科瓦琪的来到。他来得这样突然，好象稻草里面忽然冒出火来一样。看他的神气便可以知道他心里面也正燃燒着一股怒火。他蹙紧眉头站在那里，他的臉色灰白，好象在收获后的馬鈴薯田上燒廢料所升起来的白烟那样。

“他什么时候有了这部拖拉机的？”

“在他买进来之后，他就有了。”科瓦琪这样回答。拉达搖着头，眼睛老是盯着那部带着犁的拖拉机，看它在那深褐色的田地上面搖搖擺擺地开动着。

坐在方向盘后面駕駛的那个男子，他不認得。

“他是誰？”他指着拖拉机那边問。

“一个外来的人。”

在外来人这个名称的后面，隐藏着科瓦琪全部的憤怒和怨恨。他以为拉达听見他說起这个外来人，必定会問長問短，他趁着这个机会，便可以把他心里面那根卡牢全部怨毒的发条趁势一松，使得它們象泛濫到陆地上面来的洪水一样，尽情地傾泻出来，这样，他那緊張得象在燃燒的情緒，才可以松弛下去。

但是出乎他意料之外，拉达却默默地在那里搖頭。安德列士和麻列尼琪一句話也不說。

“这就叫做进步，”科瓦琪只好自己这样繼續說下去。“但是，我請問你們，这样一部把許多人的面包从手里搶走的机器，真的可以說成是进步嗎？”这时大家都回过头来看他，等待着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我告訴你們，叶拉貝克不要我了，因为他有了拖拉机！”

麻列尼琪認為这是一桩天經地义的事情。正因为如此，所以他好象是說給自己听似的搭了一句腔：“如果那部机器能替他做三个人的活，那末，他当然用不着你了。”

科瓦琪心里的那根发条，现在松开来了：“这样一部拖拉机能同时用四把犁头耕地，正好象我們去年秋天用八条牛拖着四把犁一样。这样一来，我們大家都完了。叶拉貝克說：‘我現在用不着赶牛的长工了。我要把那些牛卖出去了。你們到别处去找工作做吧。’他說的話完全兌現了。那些牛被他們吃进肚子里面去——我們則被拖拉机吞沒了……”

“他就这样把你們辞退了嗎？”

拉达很緩慢而慎重地一个字一个字地繼續說下去。他把科瓦琪仔細地看了看，从科瓦琪那張气愤的脸、足有两个星期沒有刮过胡子的下巴，看到那两个担得起一些份量的肩膀，最后他的視線完全停留在科瓦琪那一双从破裂的袖子里露出来的手上面了。这双布满了裂痕而显得非常紅的粗大的手——他暗暗地想，不管怎样頑强的东西，用这样的一双手扑过去，不是馬上会被粉碎嗎？但是，它現在却不得不閑在那里。

“請你們替我評評理吧！他把我辞退了，他总共辞退了三个。最低限度，他不是應該……不要說了，說来真是气人。我在他那个农产物作坊里面为了可怜的几个錢干了这么久，我想想虽然我在这里最多只能得到我劳动的一半代价，但是

比起在工厂里面做工，总算还有比较大的保障。现在剩下给我的只有这么一条生路：就是到城市里去，流浪在街头找工作做，就好像那些被工厂赶出来的工人一样。”

科瓦琪的目光充满了恶意，对着那部滚动着宽宽的轮子、大摇大摆在潮湿的田地上行驶着的拖拉机望了许久。目光里还射出了敌意和仇恨。瞧——这样一部用钢铁做成的、象妖怪一般的机器，它没有知觉，没有情感，也不晓得欢乐和忧虑，更不晓得什么是疲劳。马达是它的核心，汽油是它的血液。它怒吼，它发脾气，可是和人不一样。它咆哮和吵闹，好象因为它不能随心所欲；它好象要把那些任它纵横驰骋的田地更加敏捷地咽进肚里去，要把它那些象利刀一般的犁头更深地插进田地里去。它征服一切，好象要博得人们的称赞。它在田里横冲直撞，完全没有感觉，也不休息，好象它要显示自己的本领：瞧，拖拉机就是这样耕田的，哪里象你们赶牛的长工每耕到了一条田沟的尽头，便要妇女们预备好水，等你们停下来喝；哪里象你们长工每耕到地头转回来的时候，先得把你们倒在地上不肯动的牛揍上半个钟头，才能继续干活儿。

科瓦琪感觉到那部拖拉机是在嘲笑他。他那双眼睛气得要冒出火来，但是他咬紧牙根，不让自己把心里的怨毒继续吐出来。

“这部机器真是伤天害理，但是它耕起地来确实不错。”

安德列士说出这句话，并不是有意要刺激科瓦琪已经受了伤的情感。但是科瓦琪自然是听得满肚子气。他回答的话，虽然在他心里经过了一番推敲，但听来还是不很温和的。

“就算是这样，如果它——如果它只把汽油装进肚子就满足了，我当然不和它计较，可是它还要吞吃我们赶牛的长工的

面包，那末，我当然要一脚踢过去。”

天上的太阳已经偏到西边去了。整个天空一点云都没有，地平线清楚地呈现在眼前，只远处显露着一些槐树和白杨树的树梢。望不到边际的田野，把太阳照在上面的热力吸进最深的地层，用来培养和孕育万物。向着城市那边望过去，那些高出屋顶上面的工厂烟囱，看来好像是举在空中的拳头一样。烟囱总共有三个，其中的两个飘着象旗子一样的灰烟，另外一个已经许久没有冒烟了，象没有旗子的光旗杆。

科瓦琪的视线转向了城市。他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穿过大街小巷逐家问过去，看有没有适合他做的临时工作。他会夹在那一帮失业的人们中间，在马路上流浪。因为他想不出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可做，所以只有留心观察路上的行人，并数数每一段人行道上面的砖头有多少块。走过那些肉铺门口，他要细细看一下里面还剩下有多少各种各样的肉。遇着那些已经丧失了生活意义的人们聚在一块谈话，不管是怎样毫无意义的話，他也要把它一句句听到耳朵里去。

在一段时期内，他也将是这一群丧失了生活意义的人们其中的一个。

然而，这只是一个极短的时期。他有着这样一双又粗又大的手，难道不可以很快便找到工作吗？就是他们打着灯笼去找，怕也不容易找到这样一双手呢！他至少是这样相信。

拉达到现在才看到麻列尼琪早已又把牛套上了犁头，嘴里一边还在吆喝：“走啊，灰牛，快些！”这时他才猛然清醒过来，想到自己还没把马套好，所以着急地说了一句：“我也得去干活啦！”

他的着急完全是多余的，因为安德列士正在这时候把马